

郭注莊子

十

服部文庫

イ 17

2043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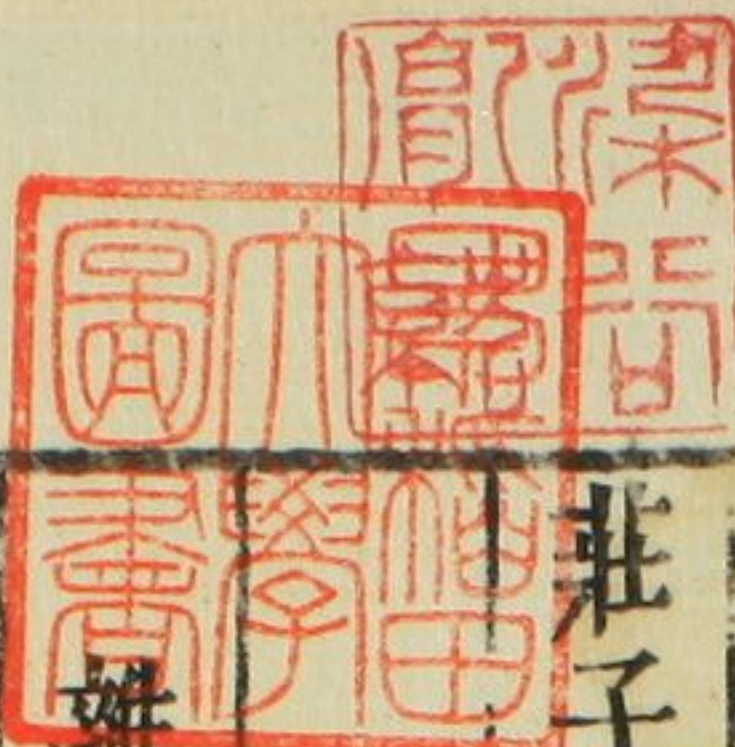
莊子南華真經卷十

雜篇

說劍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

案作
書

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

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南華經 卷之四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
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

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

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

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
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之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
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
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

聖仁
作美

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
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
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
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
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賣漿之家而五餐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
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形謀成光舉動便僻而不成光儀
也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乎內
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而蠶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夫餐人
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
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
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
能使人無保汝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而為用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之感豫出異也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且有感搖而
本才又無謂也必將有感則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與本性動也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細巧入人爲小言

莫覺莫悟何相

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

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呻吟

吟詠之謂

祗三年而緩爲儒

祗適也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翟緩弟名

十年而緩

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

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

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旣能

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夫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秋柏之實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自此已下

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

彼故

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

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

天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

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粹而有之不亦妄乎

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

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仍自然之能以爲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莊

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

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

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衆人以不必

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順於兵、故行

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憒爲上者、未之

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敝精神乎蹇淺、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

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

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

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

太清、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爲知所

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

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

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王，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圯乎仲尼。」圯，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將後世之從事者，無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實而意趣橫出也。

將慕仲尼之選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予願與，效彼非所以養己也。誤而可矣。正不誤，今使民見驗。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謂當時也。難治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靜而當則宵人之雖外刑者金木訖之。不由明

者謂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有

必外內受刑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

緩而鉅。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熱。但為難知耳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

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

其所安搜之有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如而夫

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

孰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許謂許由也言

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

而心有睫。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及其有睫也

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凶德

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

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叱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

無自好之情則忒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有八極達有

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

也因以是窮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緣循偃

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佚不能俯執者也

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知慧外通通外則

傷其內也勇動多怨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

有不周矣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悟解之貌達於知者肖

肖釋達大命者隨混然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釋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取夫

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夫奇說乘天機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欲，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金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或聘於莊子，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樂生

者畏犧而辟聘，鬻饅聞生而贖。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

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

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

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明者唯為之使。

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

唯任神然

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

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

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

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

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

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明由事感而

後降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

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

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以耳所自言之異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諸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以法為分以名為

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

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

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本數明故末不離六

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其明而在為備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

已疏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

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皆道古人之陳迹天下大亂，用其迹而賢聖不明，
耳尚復不能常稱能明其迹，道德不一道德不一，百家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又未易也。
都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
士也，故未足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
備任也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况

曲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難遇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
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道術將為
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不
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素，以
繩墨自矯，矯厲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
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

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關夫物不

關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其道不怒但自又好

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是則欲令不與先王同先

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毀古之禮樂嫌其黃帝有

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

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

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已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未

敗墨子道但非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雖獨成墨而不其生也勤其死也

其道大嚴嚴無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

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

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權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暴肌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
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
跣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曰不
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相
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
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
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

其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與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欲
係巨子之業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為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為之大過故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
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物
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雖然墨子真天
下之好也。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將求之不得也。無
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
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忤逆也。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此自

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

為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合驪

以調海內強以其道駟合調令和也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

者立以為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為急也救民之闕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所謂調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駟調之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所謂不辱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大小不

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所太重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

自為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乎救世之士

哉彈斤高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

出其力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世之

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公而不當易而無私

決然無主各自任也趣物而不兩趣物得所不顧於處不

謀於知與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
 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教則不至任其性道則
 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
 於物以爲道理冷汰猶聽放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
 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謏譫無任而笑
 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縱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殉椎拍輒斷與
 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疏本初
 上有落
 字

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魏然
 而已矣在性獨立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
 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於譽譽生於建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
 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踐當位
 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在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

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適得怪焉、未公
 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故為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在彭蒙
 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謂
 齊萬物、其風竄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常反人不見
 以爲首、動之聲觀、不順而不免於斷、雖立法、而斷無圭角也、其所謂道非
 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是彭蒙田駢慎到不
 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雖然、槩乎皆嘗有聞
 者也、但不至也不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寄
 天下乃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有餘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
 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羣
 已、不兼他飾、斯非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物來則應、應而不形
 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常無情也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常全者不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各
 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
 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

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
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
也各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
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
身曰受天下之垢雖辱後下之類
皆物之所謂垢人皆取實唯知
有之
以為利未知已獨取虛守冲泊以
待羣實無藏也故有餘
付萬物使各自歸然而有餘獨立自
足之謂其行身也徐
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
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無為也而
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
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
網則人人自有所能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委順至
矣無貴於二德也
全故無所求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
不得咎也以深為根福福已足

為大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
去甚泰也曰堅則毀矣夫至
順則
雖金石無堅也在逆則雖小氣無與
也至順則全在逆則毀斯正理也銳則挫矣進
躁
無崖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
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其
性也可
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
變化無常隨物
也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在
化
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無意趣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故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觴見之也不急欲使
物見其意以天下為沈濁不可

與莊語

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以卮言爲曼衍以重

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

倪於萬物

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

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

行以與世俗處

形羣於物

其書雖瓌璋而連舛無傷也

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

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多所有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淵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

之盡者

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其辭明爲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

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

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

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

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

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

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昔吾未覽莊子
嘗聞論者爭夫尺極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爲不猶賢於博奕者、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十終

東都

南郭先生校本

陸德明郭註莊子音義

嗣出

元文四年己未五月日梓行

神京書舖宣風坊

中野宗左衛門

東都書舖錦山房

植村藤

郎

